

踏秋，陶然醉重阳

郭梅

农历九月初九重阳是中国传统节日的重头戏。宋人蒲积中所编《古今岁时杂咏》中，整整六个章节是咏重阳的。古人有很多以“九日”为题的诗，吟咏的也必是九月的“九日”。

老子曰“一生二、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，三三得九，九是最大的阳数，故农历九月九叫重阳或重九。而九九八十一更是得了不得的数字，所以《西游记》里唐僧师徒必须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修成正果。九九又谐音“久久”，寓意长久、长寿，承载着对老人健康长寿的祝愿，因而近年来重阳节又被定为“老人节”。

重阳节在唐时正式成为节日并沿袭至今。南朝梁人吴均在其《续齐谐记》里讲述了一个桓景在九月九日刺死瘟魔为民除害的故事，从此每年九月初九便有了登高避疫的风俗。换言之，在驱邪祈福方面，重阳是和上半年的端午相对应的。而清明踏青赏春、重阳踏秋辞青，在游赏方面，重阳则与清明相对应。

每个传统佳节都有一系列特定的习俗，在古代典籍、书画中均能找到印证。其背后丰厚的文化意味值得珍视。

重阳也有节令美食，吃糕源于“糕”与“高”谐音，喝菊花酒与品蟹则是诗意担当

重阳节时秋高气爽，正宜登高揽胜，以抒怀抱。不过旧时妇女不便出门，老人孩童体弱力怯，故民间也习惯以吃糕代替登高。重阳美食，若论老少咸宜，也非重阳糕莫属。重阳糕又称花糕、菊糕、五色糕，制无定法。唐时，重阳食糕渐趋风行，相传女皇武则天曾在重阳节以花糕赏赐臣工。宋人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说重阳“前一日，各以粉面蒸糕馈送，上插剪彩小旗，掺果实，如石榴、栗子黄、银杏、松子肉之类”，而吴自牧《梦粱录》则曰“此日都人店肆以糖面蒸糕，上以猪羊肉鸭子为丝簇，插小彩旗，名曰‘重阳糕’”。明代，皇宫里九月一日就开始吃重阳糕，据刘侗、于奕正的《帝京景物略》记载：“面饼和枣栗，其面呈星然，曰‘愿儿百事俱高’的吉利意思。清人袁枚《随园食单》中记载的重阳糕以纯糯米粉加糖蒸之，上加瓜子、松子。当然，豆沙、芝麻是最常见的馅料，还用红曲、薄荷、青菜汁、蛋黄、赤豆沙等自然色素点缀得花花绿绿的颜值颇高，又好看又软糯美味。有的要做成九层宝塔状，最上面是两只小羊，以象征九九重阳。潘荣陛《帝京岁时纪胜》云：“京师重阳节花糕极胜。有油糖果炉作者，有发面垒果蒸成者，有江米黄米捣成者，皆剪五色彩旗以为标帜。市人争买，供家堂，馈亲友”，显然重阳糕的品种越发丰富了，重阳旗也颇惹眼。据民国潘宗鼎《金陵岁时记》记载，重阳旗源于唐，本是皇家令旗，一般用红绿纸剪成近似于等腰直角的三角形，切出牙边，旗面再刻出水浪云丝等纹样，中间贴一圆形金纸片，并以竹篾制作旗杆。

如果说重阳糕中看中吃又吉利，那么菊花酒和螃蟹则是重阳节的诗意担当。《神农本草经》认为久服菊花可轻身延年，清代名医陈修园在其《（神农本草经）读》中解释道：“凡芳香之物皆能治头目肌表之疾，但香则无不辛燥者。惟菊得天地秋金清肃之气，而不甚炽烈，故于头目风火之疾尤宜焉”，说的是菊花得天地之精华，又不甚炽烈，于风火之疾特别对

症，所以古人在重阳节开酿翌年重阳要饮的菊花酒，认为可以治头风、明耳目、去痿痺，还有疏风除热、养肝明目、消炎解毒的功效，是延年益寿的吉祥酒，如唐人郭元振的《子夜四时歌》有句云：“辟恶茱萸囊，延年菊花酒”。酒里往往还放茱萸，南宋吴自牧《梦粱录》云：“今世人以菊花、茱萸浮于酒饮之，盖茱萸名‘辟邪翁’，菊花为‘延寿客’，故假此两物服之，以消阳九之厄。”

历朝历代赠菊祝寿和采菊酿酒的话层出不穷，如魏文帝曹丕不在重阳赠菊给重臣钟繇以祝寿，梁简文帝萧纲《采菊篇》则有绝顶妍姝的洛阳少妇“相呼提筐采菊珠，朝起露湿沾罗襦”之句。菊花酒的酿制并不复杂，汉代刘歆《西京杂记》曰：“菊花舒时，并采茎叶，杂黍米酿之，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，就饮焉，故谓之菊花酒。”宋人朱翼中《北山酒经》曰：“九月，取菊花曝干，揉碎，入米麴中，蒸，令熟。”而明代养生专家高濂在其《遵生八笺》中则道：“十月，采甘菊花，去蒂，只取花二斤。择净入醋内搅匀，次早榨，则味香清冽。”

持蟹小酌，是重阳节最隆重也最具仪式感的事情。宋人徐似道说“不到庐山辜负目，不食螃蟹辜负腹”（《游庐山得蟹》），强调了螃蟹作为美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。《西游记》第九回《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》里，渔翁的一句“重阳蟹壮及时烹”说的便是重阳佳节正值蟹膏肥美，堪饱口腹之欲。而曹公笔下公子小姐们的重阳雅聚，自备持蟹小饮——“凤姐吩咐：‘螃蟹不可多拿来，仍旧放在蒸笼里，拿十个来，吃了再拿。’……又说：‘把酒烫得滚热的拿来。’又命小丫头们去取菊花叶儿桂花蕊熏的绿豆面子，预备着洗手。”不仅热蟹配热酒，洗手去腥也颇讲究。贾母上了年纪，吃蟹后不敢吹风，赶忙歇着了。黛玉体质羸弱，只吃了一点夹子肉，就“觉得心口微微的疼，须得热热的吃口烧酒”，宝玉心命将那合欢花浸的酒烫一壶来，黛玉吃了一口，连宝钗也饮了一口。中医认为螃蟹性寒凉，脾胃虚寒者吃后易腹痛、腹泻或消化不良，故不能多吃，且需佐以姜醋。宝玉在席间赋诗道：“持螯更喜桂阴凉，泼醋搗姜兴欲狂。簪蟹王孙应有酒，横行公子却无肠。脐间积冷馋忘忌，指上沾腥洗尚香……”，将蟹的特点和吃蟹的最佳时节、方法等交代得一清二楚，可见曹雪芹和袁枚一样也是美食家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重阳簪菊并不限于妇孺，男人也可以，杜牧《九日齐山登高》就有“菊花须插满头归”的名句。《水浒传》第七十一回《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宋公明慷慨话宿愿》写宋江在重阳节“安排大筵席，会众兄弟，同赏菊花，唤做菊花会……忠义堂上遍插菊花……众头领开怀痛饮。”宋江在席间乘醉作了一阙《满江红》，在“须边不可无黄菊”的同时唱出“望天王降诏早招安”的心声，引起武松和李逵等的不满。作者应是故意在重阳聚餐玩乐时埋下众好汉悲剧的伏笔，可见古人认为重阳乃“厄日”，需趋吉辟邪。类似的例子还有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·鬼作筵》写书生杜九晚在重阳节欲赴朋友的茱萸会，却发现妻子被亡父的鬼魂附体：“絮絮若与人言，杜异之，就问卧榻，妻辄‘儿’呼之”，原来是老人家也想过节，要儿媳替他去阴间办酒席。另外，重阳踏秋赏菊，又名“辞青”，意即辞别青绿进入万物肃杀的秋冬，正与上半年清明节之踏青相对应。

重阳登高，还照例要如王维所言“遍插茱萸”，换言之，茱萸是这一天菊花的最佳拍档。茱萸，一种可以入药的



重阳节赏菊、饮菊花酒极为普遍，菊花可以祛寒、祛毒，因而重阳节又称“菊花节”。

右图为齐白石《重阳生日》，下图为吴昌硕《重阳即景》。



重阳节赏菊、饮菊花酒极为普遍，菊花可以祛寒、祛毒，因而重阳节又称“菊花节”。

右图为齐白石《重阳生日》，下图为吴昌硕《重阳即景》。



重阳的价值和意义自然并非吃喝玩乐，而是重在美食娱乐所蕴之文化内涵

如果说端午让我们马上想起屈原，那么重阳节的文化代言人则是家喻户晓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。

重阳赏菊之俗就是拜陶渊明所赐，重阳节最重要的两个典故“白衣送酒”和“孟嘉落帽”也都与他有关——某年重阳陶家无酒，幸有白衣小吏代表江州刺史王弘送酒过来，“既便就酌，醉而后归”；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在某年重阳与众同僚登高赏菊，突然一阵风把他的帽子吹落，桓温乘机嘲之，孟嘉从容提笔为自己的失礼辩护，从此“孟嘉落帽”成为气度宽宏、儒雅洒脱的代称，也成为画家、诗人们喜爱的创作题材。

而陶渊明东篱赏菊的风雅更是后世文艺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。如明代唐寅的《东篱赏菊图》绘长松茅亭，金菊满地，陶渊明与友人坐于松下石上促膝长谈，旁边有一童子在给菊花浇水，而远处峰峦耸峙，正可谓“悠然见南山”。图上题诗曰：“满地风霜菊绽金，醉来还弄不弦琴。南山多少悠然趣，千载无人会此心。”

元明时无名氏的杂剧《陶渊明东篱赏菊》，简称《东篱赏菊》，本事出于《晋书·陶潜传》，空白中诗句等则多来自《陶渊明集》，讲的是檀道济推荐陶渊明担任彭泽县令，陶不愿为五斗米折腰，上任八十天便辞官。江州刺史王弘请陶的好友庞通之帮忙，才见到了他心目中的“高才大德人”陶渊明。此剧第三、四两折都以重阳为背景，第三折里，正末扮演陶渊明上场，唱〔正宫〕一套，先描摹清秋佳景，自述“不求蜗名蝇头利”的高洁情怀，然后摘下砌边黄菊置于酒中，亲自制作了一杯菊花酒，并提议每人簪菊一枝以应佳节。陶渊明强调菊花不仅品清格高，既“不与那繁花争媚”，也“不与他桃李争辉”，“端的有君子之心淡淡若寒灰”（〔红绣鞋〕），而且还具有不少实际的用途，如“入药饵神农费品题，清人目最当宜。当年甘谷作服食，致令入圣境，超凡世”（〔快活三〕）。在第四折里，陶又唱了一曲〔乔牌令〕：“荡春风丹桂零，绽黄金菊花盛。东篱秋色连三径，对长天开画屏”，“丹桂是中秋节的媚物，秋菊是重阳节的媚物。两节相距

最近，两花此开彼落”，均为深受国人喜爱的传统名花。而重阳所踏之大好秋色，其第一主角显然就是这凌寒傲霜的菊花！

陶渊明之后，重阳赏菊之风越演越盛。宋人孟元老在其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重阳时节整座汴京城无处不菊，无人不赏菊，而菊花品种甚众，如黄色、白色花蕊的“万龄菊”，粉色的“桃花菊”，色白檀心的“木香菊”，还有纯白且花型硕大的“喜容菊”等。明末冯梦龙《警世通言》中《王安石三难苏学士》的故事，其“第一难”说的是苏轼被王安石谪贬黄州，重九后连日大风，一日风息，他拉好友陈季常一起赏菊，只见“满地铺金，枝上全无一朵”，不禁目瞪口呆。原来他此前从未见过菊花落瓣，所以看到王安石《咏菊》诗的第一联“西风昨夜过园林，吹落黄花满地金”就想当然认为王写错了，信笔续道：“秋花不比春花落，说与诗人仔细吟”，却不料在黄州看到了落瓣的菊花！此事未必真有，但这场“菊花知识面”的双方对抗赛却可窥宋人爱菊之一斑。而冯梦龙《喻世明言》中的《范巨卿鸡黍死生交》故事背景也是重阳——范巨卿和张伯元在重阳初识订交，并约定次年重阳范到张家做客。翌年九月九，张早早备下鸡黍，却直到夜静更深才盼来范。原来，范“为妻子口腹之累，溺身商贾”，等邻居送来茱萸酒才惊觉重阳已至，但恨相隔千里无法按时赴约，又决不愿食言，遂自刎而死，“魂驾阴风，特来赴鸡黍之约！”

不管是大诗人大隐士陶渊明，小说里的王荊公、苏东坡，还是话本里的范巨卿，重阳的价值和意义自然并非吃喝玩乐，而是重在美食娱乐所蕴之文化内涵。

羁旅行役有志难伸的古代文人们其实似乎并不愿以吃糕代替登高，而是往往借登高之酒杯大浇自己内心积郁之块垒。如高适说“登高临旧国，怀古对穷秋”，杜牧在“江涵秋景雁初飞”的九月九“与客携壶上翠微”，柳永慨叹“不忍登高临远，望故乡渺邈，归思难收”，晚年的杜甫在长江边的夔州独自登高，更是感慨万端奔至笔底：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，其七律《登高》格律精谨，写尽了老病孤愁……可以说，自汉末王粲《登楼赋》以来，骚人雅士们的登高望远便不再仅仅停留在秋日赏景休闲、避祸祈福的民俗层面，而多为抒发怀才不遇、报国无门的郁闷惆怅。如辛弃疾登建康赏心亭，不仅未感赏心悦目，反将满腔闷怀付诸一声长叹：“把吴钩看了，阑干拍遍，无人会，登临意！”刘禹锡说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，当季节之秋遭遇人生之秋、心境之秋，诗人骚客笔下便不免秋花惨淡秋草黄起来，白鸟辜负了“晴空一鹤排云上，便引诗情到碧霄”的大好秋光。

当然，必须强调的是，在秋高气爽的际远足登高，节俭的本意是强身健体舒展心胸，而重阳所崇之“高”的具体内蕴，也显然无论民间还是文人都指向陶式的高洁一途，还有从市井到庙堂都深深浸润的康健康长寿等，而非高官厚禄和世俗虚名——在这一点上，主动隐居的陶渊明和被迫隐居的辛弃疾或“奉旨填词”的柳三变等，其实无不隔代知音惺惺相惜，怎不令后人欽仰？

如果说中秋是一个脸团团如满月的少妇用爱心、细心营造家庭的温馨甜蜜，那么，重阳就是一条铁塔似的壮汉，负重登高如履平地，祛邪祈福遍插茱萸，是秋的丰腴，是中年的温厚、恬淡与平实。

（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教授）